

燕京
東城
魏
考
考
雜
古
古
錄
錄
記



燕

魏

雜

記

呂頤浩纂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藝海珠塵及函海皆
收有此書藝海本較
清晰故據以排印

燕魏雜記

宋

呂頤浩墓

頤浩字元直。其先樂陵人。徙齊州。登進士第。歷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封成國公。加少傅。卒贈太尉。秦國公。諡忠穆。有集十五卷。

相州北三十五里。梨園鎮。有西門豹祠堂。史記載。西門豹嘗爲鄴令。彼河伯娶婦事甚詳。豹發民引漳河水。鑿十二渠。引河水灌民田。當時民治渠。老少皆煩苦之。豹曰。民可與樂成。不可與慮始。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。然百歲後。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。其後民果得其利。家以富足。至漢時。鄴之長吏。以十二渠橋相比近。徑絕馳道。欲合三渠爲一橋。鄴民父老皆不從。曰。此西門君所爲。不可更也。長吏終不能易。故西門豹祠。至今祭祀不絕。

懷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。傳曰。里名勝母。曾子不入。邑號朝歌。墨子回車。此地也。

北京。真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。又九十里。至井陘縣。縣東近十里。井陘口。有淮陰侯廟。韓信常置背水陣於井陘口。按信傳。信遣人閒探陳餘不用廣武君策。乃敢進兵。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。此其地也。韓魏公題詩云。破趙降燕漢業成。免亡良犬日圖烹。家僮上變安知實。史筆加誣貴有名。功蓋一時誠不泯。恨埋千古欲誰明。荒祠尙枕陘開道。澗水空傳哽咽聲。

真定府南三十里。道旁有趙王廟。破屋數間。僅庇風雨。讀其碑。非趙王歇。乃成安君陳餘廟。韓信傳云。斬成安君於泚水上。今泚水在其北。伐趙由井陘路入。僕嘗過井陘縣。今天威軍是也。李左車所謂車不得

方軌騎不得成列。真控扼之地。使陳餘納廣武君言。信安能越井陘破趙哉。豈歷數歸漢。人謀不能支耶。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廟。以關羽張飛配。鄉老言祖父相傳。先主故居也。廟左右大木環繞。云先主爲兒童時。嘗戲於木下。所說與蜀志所載略相合。

李邕以文章氣節聞天下。字畫尤工。李嶠張廷珪薦邕文高氣直。嘗爲北海太守。天下名爲北海。李林甫素所不喜。遣羅希奭殺之。杜甫作八哀詩云。憶昔李公存。詞源有根柢。又云。干謁走其門。碑碣照四裔。今邕碑見於世者尙多。燕山府良鄉縣有邕所書雲麾將軍李公神道碑。筆勢豪放。尤可愛重。金人不學書。不知碑之存亡。可惜也。

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。造語奇特。首云。茂陵劉郎秋風客。指漢武帝言也。今長安西有茂陵。古冢巍然。乃漢武帝陵墓。又云。魏官牽車指千里。此言魏武帝遣人遷金銅仙人於鄴也。又云。官將漢月出宮門。憶君清淚如飢水。此語尤警拔。非撥去筆墨畦徑。安能及此。世傳金銅仙人被遷。目有淚下。事雖不經。亦可駭矣。今鄴城荒廢。居民纍數十家。昔時宮殿化爲荆棘。所見者千仞之西山耳。所謂金銅仙人安在哉。

古云。馬出冀北。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。馬羣遂空。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。此所謂冀北者。疑今秦州是也。按陳元遂入城。迎囂歸。冀今秦州。接連熙州及清唐羌界。乃自古產良馬之地。宋朝以茶易馬於秦州。置提舉茶馬司。凡中國戰馬。皆自此路得之。豈其地耶。僕雖嘗以職事到秦州。然未詳。所以

君子於不知蓋闕之以俟博古者考焉。

大名府留宮門街東有何公德政碑。乃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碑也。柳公權撰并書。公權書畫冠絕當代。文宗嘗歎美其書曰。鍾王無以尚也。當是時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。人以子孫爲不孝。此碑字大而尤爲端謹。嚴重。魏人愛之。碑樓極宏壯。故歲久而字不訛缺。按唐史。進滔治魏十餘年。民安之。後累遷檢校司徒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宣和年間。內侍譚正奉使河朔。遂磨滅此碑。邦人憤恨。可惜也。

杜牧罪言。以謂山東之地。王者不得不爲王。霸者不得不爲霸。猾賊得之。足以致天下不安。其確論乎。所謂山東者。蓋指太行山言之。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之地也。故牧曰。禹畫九土曰冀州。程其水土與河南等。其人沈鷺多材力。重許可。能辛苦。敦五種。習兵矢。又產健馬。下者日馳二百里。所以兵常足以當天。下唐自安史之亂。盡失河北地。至穆宗時。兩河底定。朝廷悉收三鎮。而劉總又以幽冀七州獻於朝。且懼部將爲亂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。而朱克融在籍中。於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。謂藩鎮且平。不復料天下安危。克融等羈旅塞蹟。願得官自效。日訴於前。皆抑而不與。及遣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。縱克融等還。俄幽州亂。推克融爲留後。縱兵南掠。自是復失河朔。終唐之世。不復得河北矣。皇甫湜有言。昔者神堯以一旅取天下。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。蓋痛憤之辭也。

忠獻韓王趙普。保州人。相太祖太宗。開基創業。謨謀行事。具載國史。公於真定府居。今真定府大會院。乃其故宅。府城有廟。邦人奉之甚謹。真定府乃常山郡。唐成德軍節度使治所。王鎔承祖父百年之業。士馬

彊而蓄積厚。爲唐世藩臣。鎔承襲。年雖少。藉其家世以取重。方唐末。諸鎮相敵於戰鬪。而趙獨安樂。王氏無事。飾亭宇。事嬉游。今真定府使解雄盛冠於河北一路。府城周圍三十里。居民繁庶。佛宮禪刹。掩映於花竹流水之間。世云塞北江南。府治後有潭園。圍九里。古木參天。臺沼相望。蔡京知府日。拆王武俊德政碑。樓於園爲廣廈。今熙春閣是也。鎔乃武俊之孫。

東嶽廟在兗州奉符縣。封天齊仁聖帝。西嶽在華州華陰縣。封金天順聖帝。南嶽在潭州衡山縣。封司天昭聖帝。中嶽在西京登封縣。封中天崇聖帝。唯北嶽在大茂山。山大半陷敵境。移廟于中山府曲陽縣。縣在中山府北七十里。封安天元聖帝。殿前有一亭。沈括筆談載。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。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。問罪幽陵。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。時留題也。

李師中字誠之。少擢進士第。兼資文武。有經濟才。仕至天章閣待制。嘗爲秦鳳路經略使。高陽關路安撫使。兼知河間府。治邊有威名。邦人畏愛。至今欽頌。元豐年間。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。會有災異。神廟詔求直言。師中上書。其大概云。皇天改容。比屋咸慶。當此之際。不言謂何。天生愚臣。蓋謂聖世。文武之道。識其大者。是時司馬光蘇軾蘇轍。方以言王安石新法。不便於民被譴。師中因言。願詔司馬光軾轍。赴闕條問急政。神考批出云。李師中朋邪罔上。愚弄朕躬。據其姦誣。所宜不赦。遂落職竄逐。後歲餘。神考感悟。乃令分司南京鄆州居住。其謝表云。伏念臣抗疏仁朝。阜囊猶在。受知先帝。訓誥具存。爰持此心。以事陛下。以憂國爲心。故有二三之論。以愛君爲志。故無喜愠之私。進微卓爾之能。退守浩然之正。易衰之柳。旣已分

於先顛。後拔之葵。終不移於所向。伏遇皇帝陛下。還臣舊物。分務別都。便臣家私。許在汶上。有田園衣食之計。更欲何求。雖天地父母之恩。不過如此。又曰。臣謹當刻骨銘肌。研精覃思。頌一時之盛事。庶幾清廟之聲詩。告三代之成功。敢後泰山之父老。一時士大夫讀其文者。莫不嘉歎而憐之。師中汶上人蘇軾。尤尊禮之。軾與交游書云。李六丈者。謂誠之也。

李師中文章外。詩什尤高。嘉祐閒。唐介子方以言切直。忤仁廟被責。誠之以詩送行云。孤忠自許衆不與。獨立敢言人所難。去國一身輕似葉。高名千古重於山。並游英俊顏何厚。未死姦諛骨已寒。天爲吾皇宗社計。肯教夫子不生還。此詩士大夫莫不傳誦。在高陽關有詩云。鑑中雙鬢已蹉跎。無計重揮卻日戈。已是園林春欲暮。那堪風雨夜來多。詩成白也知無敵。花落虞兮可奈何。下

賈昌朝除武勝軍節度使。判大名府。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及河南北。使其黨投檄於大名。昌朝疑其爲姦。考問具服。則以事急。遂據貝州反。昌朝遣兵進討。而朝廷已發兵討賊平之。移昌朝山南東道。加檢校太師。陽借言賊發。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。有罪不合賞。朝廷不從。借言嘉祐元年。以樞密使召罷侍中。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。三年。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爲客位。以待宦官。乃出知許州。改左僕射。觀文殿大學士。判尚書都省。薨年六十八歲。諡曰文元。

趙師旦。單州人。頃知康州。儂智高叛。既破曹州列城。長吏望風棄城遁。惟師旦聚兵三百人。與賊血戰。康州無城壁。賊入城。師旦坐廳事。智高麾兵而入。欲脅師旦降。師旦罵賊被害。賊平。朝廷恩數甚厚。

後唐莊宗之末。趙德鈞鎮幽州。於鹽溝置良鄉縣。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。皆戍以兵。及破赫連等。又於其東置三河縣。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。而口餉可通。至晉石敬瑭卽位。割幽州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一十六州。以入於契丹。至本朝太宗皇帝時。易州又陷於契丹。環地千餘里。淪於絕漠。不復爲王民。可勝歎哉。

北京隆興寺佛殿。兩楹簷下有魏宮彈棋局。魏文帝時。敕識存焉。王欽臣賦詩云。鄴城臺尉付塵埃。玉局依然獨未灰。妙手一彈那復得。寶匾當日爲誰開。飄零久已拋紅子。埋沒惟斯近紫苔。此藝不傳眞可惜。摩挲聊記再看來。此局因沈積中爲朔漕。進入禁中。不復見矣。彈棋一藝。今亦不傳於世。欽臣字仲至。仕至吏部侍郎。博學善屬文。尤工於詩。

衛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。羣山聳秀。壁立千仞。山下衆泉湧出於地。泉底皆碎石。清澈可鑒鬚髮。浸灌十餘里。匯爲御河。元祐年間。黃河行河東北路。自大名府東流入永靜軍。由滄州至獨流。秦入海。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。由恩州流塘泊。以通漕運。紹聖以來。大河行河北西路。御府永灌大河。漕運遂不通。自中原陷沒。堤防圯壞。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廣濟軍。濟州注梁山泊。至南清河趨入海。今南河故地變爲桑田。詩云。高岸爲谷。深谷爲陵。可歎也。

祁州城堅池深。與安肅廣信軍犬牙相制。以捍北戎。北城之巔。有清風樓。元豐年間。先公爲本州司理。是時河北大儒李洪巨川。有詩題清風樓。先公屬和云。祁陽要郡冠邊州。池壘深高北控幽。欽岸綠楊浮水

面銜山紅日照簷頭。立功慷慨思投筆。鬻己卑污恥飯牛。獨使燕然銘漢德。百年忠憤遣人愁。時摩子華絳帥中山路。見詩喜之。遂刻薦。

